



董篱·著

你可以继续相信你所选择的，
也可以用足够的勇气，
突破迷雾，
找到一个真实的答案或者结局……

痞子英雄

BLACK & WHITE

之高义档案



南區分局

POLICE

19

董篱·著

痞子英雄

BLACK & WHITE

之高义档案

2010-05

I247.5
D13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痞子英雄之高义档案 / 董篱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10.1

ISBN 978-7-80240-470-0

I. 痞… II. 董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2425 号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布克文化出版事业部独家授权, 限在中国大陆发行。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复制、转载。

书 名: 痞子英雄之高义档案

作 者: 董 篱

责任编辑: 郝永伟 许 健

出版发行: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: 64060749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

邮编 100009

印 刷: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630mm × 90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185 千字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5.0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。



目录 Contents

档案编号 001	两个都是警察 / 001
档案编号 002	不是晚了,就是错了 / 033
档案编号 003	最后线索即将死亡 / 059
档案编号 004	一个严厉的警告 / 089
档案编号 005	战争开始了 / 109
档案编号 006	破冰 / 127
档案编号 007	黑与白,其实是一样的 / 157
档案编号 008	暴风雨前,其实也不宁静 / 175
档案编号 009	困兽是最危险的 / 193
档案编号 010	答应过的,就一定做到 / 235
后记	不只是偶像 / 245

BLACK & WHITE
痞子英雄
之高义档案



档案编号001

两个都是警察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一辆鲜黄色的保时捷 boxer 敞篷跑车划破浓稠夜色，像是夜幕中巡猎的兽。夜已深，但人们依然忙碌。

跑车驶进市郊一栋豪宅，男人拥着女人从车上下来，嬉笑着，不时亲吻着，探索着对方的身体。彼此试探着小小的攻击、侵略、防守。进屋后，男人在女人耳边说了句什么，并且把手探进她的小礼服底下，逗得她呵呵笑个不停。她脱去男人的上衣，转身跃过沙发，作势要逃开；男人拦腰抱住她，将她压在沙发上。女人的串珠晚宴包掉在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犹如一阵短得像叹息的雨。

屋外停着一辆不起眼的深色廉价房车，又脏又旧的车身和豪宅名车形成强烈对比。车里坐着一个男人，藏在阴影中观察着豪宅中的动静。屋里的男女开始翻云覆雨起来，浑然不觉有一辆车一路跟踪着他们来到这里。

房车停留了几分钟之后，像是感到自己与周遭环境的格格不入，悄悄地离开豪宅，驶回永远不休不眠的闹市中。

这是个从不休息的都会，光明与黑暗在街道与巷弄间交替，没有界线也没有尽头，城市中的人们或许知道边境在哪里，却永远也到达不了。他们追不上城市的边界，也追不上城市的顶点，只能在城市中追逐彼此的脚步。

深色房车驶进喧闹的街道后，消失在霓虹灯海中。“潘多拉的宝盒”字样悬挂在黑夜里，让星月都黯然失色；字样后面是一座有如皇宫的奢华夜店，盘踞在这片霓虹灯海中最迷炫耀眼的一角。

“潘多拉的宝盒”中最大、最隐秘、最昂贵的私人包厢就叫做“宝盒”。“宝盒”当然不能轻易被开启，更不是可以随意出入的地方；要开启这个“宝盒”，需要的不是好奇心，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金钱；开启“宝盒”的人通常已经拥有许多成就与权力，但他们仍然想要得到“宝盒”中的希望。

今晚“宝盒”的主人是刚继承“天亿集团”不久的高义。他穿着一袭黑色貂皮大衣，坐在镀金的仿法皇王宫宝座上，面前放着七只手机，两台笔记型计算机，十二沓比整副扑克牌还厚的钞票，四支小小的特制玻璃瓶，以及几个不知装着什么的大小盒子。

包厢里数十名年轻女子在迷幻的电子音乐伴奏下扭动着，女孩们身上衣服几乎都已经脱光，一个个光裸着胴体，像是有什么力量在拉扯着她们构成形体的轮廓，要将她们从人类捏造成另外一种生物。

高义一边接电话，一边吩咐他的手下将玻璃瓶接上一管金属烟壶。烟壶口冒出一阵阵淡蓝色的烟雾，飘散在整个房间里，灯光穿过烟雾，拉出一条条细长而扭曲的虹光。

桌上的计算机屏幕中闪烁着新的讯息。高义打开链接，进入一

个开曼群岛银行的账户，里面出现的是一串让人无法在一瞬间理解到底有几个零的数字。

一个眼神迷蒙的女人，摇摇晃晃走来，坐在高义的大腿上，高义捏着她的脸，却对着旁边桌上的酒瓶露出诡谲的笑容。

“你知道吗？人类很悲惨。人本来是什么都没有的。”高义对着酒瓶说，“有一天啊……神说，要有光，地上便有了光；神说，要有钱，地上便有了钱。”

高义随手抓起一沓钞票往地上撒，舞池里的裸女们纷纷趴下来抢钱。他把身上的女人也推下去，像是喂鸽子一般，一边撒钞票，一边看着她们到处抢。他斜靠在宝座里，姿态优雅，眼神却疯狂得像疾风暴雨，随时会将他的人皮外表给撕裂吹散，或是将不小心注视着这双眼睛的人，卷进他眼神中的无底深渊。

“你看，人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？”高义转过头去，对着空气比手画脚，“所以说，人就是要跟猪、跟狗一样才会快乐。这群小鸟不是很快乐吗？看看她们，这才是天堂……”

“龙云阁”四十六楼的包厢和“潘多拉的宝盒”风格迥异。仿古的唐朝宫廷式样装潢全部贴上金箔，每一张桌椅都是手工精雕而成；这里一桌鱼翅套餐的价钱，几乎是许多人一年的薪水，若是没有特殊的管道，还得提早好几个月预定。

警政署的高阶警官们显然是有相当特殊的管道，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搞定这桌宴席，因为这次的主客可是怠慢不得。

六名高阶警官以及北区分局的局长、副局长都斟满了酒，一齐起身向对方敬酒。

“小孩子不懂事，有得罪的地方，就请您原谅他们吧。”

说话的警官年届七十，满头白发，声如洪钟。他已经退休，但在警界、政界德高望重；他说的话，即使是现任署长也得敬让三分。北区分局的局长和副局长就是他口中的小朋友，两人在里面官阶最低，只得跟着赔罪，大气连喘都不敢喘一口。

主位坐着的的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男人，有着东方和西方的血统，浓眉大眼，俊秀的脸庞有如希腊雕像，眉眼间却是一派轻浮。

“你说那件事情是个误会？”

“当然，当然！”老警官赔笑。

“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不跟他们计较了。”年轻人说着拿起酒杯，“别说我没风度，我现在接受你们的道歉。不过可别再有下次了。”

“不会，不会……”警官们纷纷摇头。

分局长是在座唯一的女性，她很庆幸她可以化妆，用来掩饰既尴尬又生气的脸红，同时也很佩服那几位高阶警官，面对这种情况，竟然可以忍气吞声得如此不动声色。一旁的副局长早就涨红了脸，只好把头低得快要挨着桌子边。

好不容易送走了那个外国大使的独生子，局长和副局长两人又被狠狠剋了一顿。走出饭店之后，局长再也忍不住，把气出在副局长头上。

“去把那个白痴猪头给我找出来！”局长怒不可遏，“什么破案王，搞不清楚状况！抓人也不先查一下身份！”

“他的手机一直不通啊，你也知道他一休假就不知道鬼混到哪里去……”

“我不管！天亮以前把那个痞子给我找出来！”

局长气得直跳脚，嚣张跋扈的大使之子，则得意地坐进他的加长礼车，一路喝着香槟回到大使馆。然而，在里面等着他的事情，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
会客厅里，他的父亲正坐在沙发上等他，脸上却挂着面如死灰的表情。另一边是三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。三人乍看身材相貌平凡，似乎是寻常上班族，神色间却带着一股肃杀之气。三人的西装衣襟上都别着一枚小小的金质胸针，上面是一朵莲花的图案，这说明了他们的身份。

“我们是三联会的代表。”为首的黑衣人开门见山地说，“柴克·贝肯先生，前几天，你把一个女人的腿打断了，这事没错吧？”

柴克·贝肯惊讶地看了看他的父亲，不懂他的父亲怎么会让这些人的进来，父亲只是深锁着眉头。

“What's going on?”(这是怎么回事?)柴克用英文问他的父亲。

“你自己做的事，自己负责！”

“什么？”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“你也听到了，我们是来要一个公道的。”黑衣人冷冷地说。

“哼！”柴克不屑，“不过是烂婊子，要什么公道？大不了我付那个婊子的医药费就是了，还想怎么样？”

“医药费是当然要付的。总共是五百万，你有三天的时间去准备。”

“五百万？”柴克大叫，“她的腿是黄金做的吗？”

“除了医药费之外，如果你很有诚意地向她道歉，这件事我们就不再追究了。”

“那个女人是你们三联会的什么人？”柴克问。

“不是什么人。要是什么重要的人，事情就不会这么好办了。”黑衣人轻蔑地看了他一眼，“但她在我们的店里上班，她的腿只有我们可以打断，你不行。”

“如果我不去呢？”

“把你的腿也打断，然后抬着你去。”

“开什么玩笑？”柴克不认为他们可以如此胆大妄为，“连警察都不敢动我，更何况这里是大使馆，这里可是我们国家的领土。黑社会怎么样？流氓怎么样？你们有种就试试看……啊！”

柴克突然发出一声惨叫。

他才刚说出口“试试看”三个字，黑衣人二话不说，上前一脚就踹断了他的腿骨，他痛得抱着腿在地上打滚，旁边却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帮忙。

“大使先生。”黑衣人挥了一下手，安抚道，“不用担心，我们带他去道个歉就没事了。抬走！”

“是我管教无方……”一直不敢出声的大使站了起来，按捺住对儿子的关切，诚惶诚恐地向三联会代表深深一鞠躬，“小儿犯了错，应该受罚，只希望三联会留他一条活路……”

“这就要看他有没有悔改的诚意了。”黑衣人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。

南区分局的警探们这晚彻夜未眠。

“高义很快就要有大动作，这次机会绝对不能错过。”重案组组长陈俊麟说。

他个头不高，穿着整齐的三件式传统西装，偏分的头发梳得一

丝不苟，衣着完全是一派优雅的英国绅士风格，但脸上神情全是焦虑、机车和龟毛。说起来这也算是另一种英式典型。

南区分局重案组所有成员都在简报室中聆听陈组长的行动简报。

“就我们目前的了解，高义的主要客户之一包括了北韓的犯罪组织，应该已经建立起合作关系。”陈俊麟分析，“高义自行改良的新毒品 dreamer 已经释出不少样本，这次出货，我们相信市价可能达到一百亿美金，是有史以来最大宗的单笔毒品交易。如果让他成功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而且我们也更别想逮到他了。”

墙上的时钟指着四点二十一分，但警局里灯火通明，没有人敢掉以轻心。

“这次行动由英雄和怪兽担任卧底。”西装笔挺的陈俊麟继续说明，“等一下他们会先出发。”

站在一旁的英雄和怪兽向大家点头示意，他们已经换上街头混混的装扮。英雄穿着黑色皮夹克，身材高大结实，英武成熟的脸上带着几分纯真，浓眉与单眼皮的双眼之间，透露出来的是不容怀疑的坚决。怪兽是英雄的搭档，他比英雄矮一点点，却比他更精壮魁梧，穿着绣着龙纹的西装和花衬衫，还刻意留了几天的胡子没刮，倒是十分像个赌场的围事小弟。

“高义是留美博士，聪明绝顶又疑心病重；和他合作的北韓组织出身职业军人，手段凶狠，具有正规部队的训练背景和装备。他们是非常致命的犯罪集团！”陈俊麟严厉了起来，“他们两个进去以后，不能穿防弹背心，不能戴窃听器，所以他们的命，就在我们手上！”

“对方临时提早约定的时间，我们的部署也不得不调整，我知道大家都很累，但你们给我听好，从现在开始，谁的眼睛敢给我闭上一

秒钟，我就立刻把你派去指挥交通，直到下一次冰河时期结束前都别想给我回来！听到了吗？”

接下来陈俊麟开始分配任务，英雄和怪兽则已经准备出发。

怪兽低头看看自己的服装，觉得实在好笑，但不敢笑出声来。“学长，我可以跟你换衣服吗？”怪兽指着自己身上品位糟糕透顶的西装，小声地问英雄。

英雄一边竖起一根手指示意怪兽别说话，一边用嘴型说了好几次 NO！

简报室的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数据，除了行动细节外，还有好几大张高义的档案数据。

高义是高天进之子。高天进创办天亿集团，表面上经营餐饮旅游业，实则从事走私与地下交易，累积庞大的财富。由于高天进的谨慎，警方一直没有掌握到重要的直接证据，也无法对天亿集团造成重大打击。高天进晚年遭遇过几次重大挫折，经营渐趋保守，但仍然有相当实力。

次子高义不认同父亲的保守路线，与父亲及大哥高仁向来不和，高天进不想让高义留在身边，于是将高义送到美国念书。六年前高义归国，曾与父兄有过数次争执，之后开过几家夜店，做过一些药品进出口生意，一直未曾进入天亿集团核心。

高天进病死后，高家产业大多由高仁继承，但不到一年，高仁就因车祸身亡；高义虽被列为嫌犯，但因罪证不足释放，高仁案以意外事故结案，此后天亿集团就落入高义手中。

高义具有生化科技博士学历，并且在这方面相当有天赋。警方得到的情报显示，他已经成功改良最新的毒品 dreamer，做出全世

界纯度最高、效果最强烈、最容易携带藏匿的二代 dreamer。

他制造的 dreamer 精炼成接近透明的淡蓝色液体，只要非常少的量就能产生迷幻效果，密封装罐后完全没有气味，非常难以侦查。

据警方了解，相信高义打算以此打造自己的天堂国度，超越其父亲的势力，甚至打算与恶名昭彰的三联会争雄，称霸一方。

他释出少量样品后，立刻引起各界注意，吸引了不少国际买家。这也表示高义应该已经开始量产，随时都有可能将大量 dreamer 流进市面。

警方花了很长的时间布线，终于和高义接头成功，佯装成买家之一，希望借此破获高义的犯罪组织。

重案组终于完成任务分配时，天色也已经转亮。这将是漫长而难以预料的一天。

阳光照在鲜黄色的跑车引擎盖上，桃红色的胸罩挂在车头，成为超现实风格的装饰。早晨的阳光一路流泻，经过豪宅的每一扇窗，在大理石地砖上刻画着几何图案，和地上的衣物交错拼贴成巨幅抽象画，从客厅相接到卧室。

床上的男女经过一夜激情，此刻正光裸着上身躺在床上熟睡。贴着水钻的粉红色手机在床头唱着排行榜上最热门的流行歌曲，屏幕上显示着三十九通未接来电。

女人终于被铃声吵醒，翻身过去拿电话。窗棂的斜线在她的裸背上转换成川流俯卧的姿态。

“喂……”女人懒洋洋的，眼睛还闭着。夜里打扮成熟艳丽的她，这时在晨光下，却还是张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女脸庞。

“可乐！你死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不回电话？”一个尖锐的女声刮着她的耳膜。

“妈？”可乐一惊，睁大了惺忪的睡眼。

“妈什么妈？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做妈的吗？”

“哎哟……”可乐坐起身来，“我跟朋友出去玩啊，我已经满十八岁了，不要这么大惊小怪的好不好？”

“你跟哪个朋友出去玩？”

“就……Jenny 和小爱她们啊……”可乐抓着头胡乱瞎掰。

“我问过她们了，你根本没在她们家过夜。”

“你一大早就打电话去人家家哦？她们是我朋友耶，你不能尊重我一点吗？”

“尊重？你尊重过我吗？每次你都骗我，你到底当我是什么？”

“当你是警察局局长，可以吗？”可乐忍不住生起气来，声音越来越大，身旁的男人被吵醒了过来。

“谁啊？”男人翻了个身，在被窝里露出一张俊俏中带着几分可爱的脸，迷迷糊糊地问，“什么局长……”

可乐连忙捂住男人的嘴，但男人一双浓眉大眼还在对她挤眉弄眼。可能是还没睡醒的关系，看不出来他的表情是试图对她放电，还是想要逗她笑，或者只是想要打喷嚏打不出来。

“你旁边有男人对不对？我听到有男人的声音！”电话那头传来严厉的质疑声。

“哪有什么男人，是朋友家的狗。”可乐想要掩饰。

男人听了故意举起双手假装是脚掌，吐着舌头，做出一副懒狗打滚的模样，可乐没好气地比手势教他不要闹。

“你还在骗我，你立刻给我回来！”

“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在外面过夜又怎么样？”可乐抗议，“我不是你的财产，也不是你的属下……”

“可是你是我的女儿！你现在不立刻给我回家，我就亲自去押你回来！”

“有本事你就来啊！”可乐赌气地撂狠话。

“好，你给我等着……等着……咦？什么……你没弄错吗？真的是这里吗……”可乐的母亲讲到一半，似乎又忙着和其他人说话。

“还说什么我是你的女儿，连跟我吵架也得继续工作是吗？抱歉啊，长官，不打扰你工作了……”

“等一下，可乐，你等一下！”

“干吗？”

“你怎么会在陈在天的家里？”

“谁？”可乐听不懂母亲的问题。

“你怎么会在那个痞子的家里？”

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我要挂了！”

挂掉电话，可乐将手机关机，臭着脸跑进厕所。

男人似乎见怪不怪，起床伸了个大懒腰，自恋地在穿衣镜前比了几个试图耍帅但其实很好笑的动作，似乎对自己高大英挺的身材相当满意，然后才穿上睡袍到餐厅倒水喝。

“谁啊？”男人经过厕所时向里面问。

可乐正在气头上，什么也没回答。

男人漫不经心走进客厅打开电视，里面播放着政治人物竞选的新闻。男人觉得无聊，随意转台。